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ISSN 2096-983X, CN 44-1738/C

《深圳社会科学》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帝国边缘：日本殖民统治琉球时期的认同塑造及其影响
作者： 孙家珅，项杰
DOI： 10.20183/j.cnki.szshkx.20250421.005
收稿日期： 2024-10-16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4-21
引用格式： 孙家珅，项杰．帝国边缘：日本殖民统治琉球时期的认同塑造及其影响
[J/OL]．深圳社会科学. <https://doi.org/10.20183/j.cnki.szshkx.20250421.005>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帝国边缘：日本殖民统治琉球时期 的认同塑造及其影响*

孙家坤¹ 项杰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北京 100007; 2.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在族群同化的复杂进程中, 强势民族往往会利用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优势, 将自身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及社会规范强加于弱势民族之上, 以期实现文化的同质化与民族的融合。1879年日本强制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 随即开始了对帝国边缘的琉球族群进行“大和化”“皇民化”的同化工作, 塑造日本帝国统治下的“皇民”。日本在构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神话”的过程中, 并非单纯地追求单一化与同质化, 而是同时强调差别意识。日本不断灌输给琉球人一种观念, 作为“二等国民”应肩负着保卫日本本土的重要使命。这种既积极同化又充满歧视的政策导向, 形成了一种相对畸形且矛盾的同化模式。这种同化模式所导致的后果是, 一方面, 激发了琉球族群对于被大和民族接纳的渴望, 使得他们努力模仿并接纳日本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以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接纳; 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遭受歧视与欺压, 琉球族群内部也产生了一种对“个性论”的倡导, 开始寻求并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 以抵抗外部的同化压力并维护族群内部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族群认同意识, 既是对日本同化政策的反应, 也是琉球族群在保持自我与融入大和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日本 琉球 大和化 皇民化 认同塑造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琉球位于日本列岛南部边缘, 历史上是独立的王国。1879年4月4日, 日本强制吞并琉球宣布所谓的“废藩置县”, 设置冲绳县, 日本人锅岛直彬任冲绳县首任知事。1881年, 冲绳县第二任县知事上杉茂宪在谈及琉球人的教育问题时强调: “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做高尚的学科教育, 而是只要习得书信的书写和日常使用的计算……知道帝国的国体, 以了解忠君的大义, 使语言与内地

相同, 使儿童激发起爱国的情操, 脑中不再残留日清两属这样的思想。”^[1]实施同化教育是建立琉球人对日本认同的第一步, 教育亦是文化认同塑造的主要手段, 具体的做法则是向琉球人传输“国体”和“忠君”的思想, 将琉球“日本化”, 将琉球人的琉球认同塑造为日本认同。

族群的形成在于其边缘, 边缘不单指地理上的边缘, 亦指社会层面的边缘。弗雷德里

收稿日期: 2024-10-16; 修回日期: 2025-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亚历史演进中的琉球族群认同研究”(24CGJ06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战后日本历史进程与国际影响力研究”(22VLS014)

作者简介: 孙家坤,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日本外交、中日东海问题研究; 项杰,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政治思想史、东亚历史研究。

克·巴特(Fredrick Barth)在《族群和边界》一书中提出从族群结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缘来解释族群现象。^[2]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民族融合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同化模式、熔炉模式和文化多元模式,同化模式就是促使一个民族放弃或改变原有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将其整合到新的社会群体中,使其依据多数群体的价值和规范规定自己的行为。^[3]日本对于琉球的民族融合就是属于同化模式,将琉球族群的文化同化,使琉球融入到日本的国家体系之中,同化所采取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教育。

一、建构“大和认同”

将琉球人塑造成日本人是同化教育的首要目标,同化教育、重构历史记忆和观念改造是塑造认同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一) 日语教育

琉球群岛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被称为“琉球语”^①,琉球语中的大量词汇发音也参考了大量汉语词汇发音,例如,冬至(トウンジ)、夏至(カーチー)、饽饽(ポーポー)、香片(サンピン)、兄弟(チョーデー)、大概(テーゲー)、大事(デージ)等。日本同化改造首先从语言开始,1880年日本语教科书《冲绳对话》编辑出版,日本语学习场所也相继设立,1883年日本本土开始向冲绳县派遣日语教员。教科书《冲绳对话》分为上下两册,一共八章内容,分别是:四季、学校、农、商、游兴、旅行、杂话、名词。以日本语课文的形式在页面左侧配以琉球语的发音,当然在课文的内容以日本

文化为主,第七章旅行部分的课文就描述有去伊势神宫参拜的内容。^②

听说您去伊势神宫参拜了

何时动身去的?

八月中旬出发,这个月初回来的。

到神户都是坐轮船吗?

正是如此。那之后走本街道了吧?

是的,先走的本街道,然后从伊贺越回来。

您是坐的火车吗?

是的,从神户火车站坐车一直坐到京都。

大约很快就到达了吧?

不错,早上八点出发大概一个小时的功夫。

当天我去参拜了北野天满宫贺茂神社,还游览了岚山。

课文不仅列举了多个日本地名和神道信仰,且以轮船和火车的便捷性来体现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对于琉球人而言,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加强了对日本城市的憧憬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

在日语学习初期,琉球人将学校称为“大和屋”,将日语称为“大和的语言”,^[4]可见琉球人还是有一定的族群区别意识存在,日本为了吸引琉球人学习日语,不仅免收学费反而给就学者补助金。从1907年起,日本对琉球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语言改造措施,将说琉球语定义成为一种很“丢人”的事情,如果有学生说“琉球语”会被在脖子上悬挂“方言札”这样的牌子来对其进行处罚,直到下一个说琉球语的人被发现来代替他为止。

(二) 重塑历史记忆

此外,日本还对琉球人的“历史记忆”进行了重塑和改造,试图从族群根源的角度来建构琉球人和日本人同根同源的理论基础,在1879年发行的《冲绳县通用小学课本》上,关于琉球民

①琉球语:琉球人称“琉球语”为“ウチナーグチ”(Uchinaaguchi),是琉球群岛的本土语言。2009年2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出了世界上2500多种濒危语言,琉球语被列入其中。

②冲绳县学务科:冲绳对话(冲縄県学務課《冲縄対話》),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880年,第26-28页。原文:貴方ハ、伊勢神宮ヲ、ナサレト承リマシタガ、何時頃御越シニナリマシタカ。八月ノ中頃カラ、立マシテ、當月ノ初メニ、帰リマシタ。神戸マデハ、汽船デゴザリマシタカ。左様デゴザリマシタ夫レカラ、本街道ヲ、御越ニナリマシタカ。往キハ、本道ヲ参リマシテ、帰リハ伊賀越ヲ、致シマシタソレデハ、汽車ニ、御乗リデゴザリマシタカ。ハイ、参リ掛ケニハ、神戸ノ停車場ヨリ、西京迄乗リテ住キマシタ迅ク、御着ニナリマシタデゴザリマシヤウ午前八時ニ出マシタガ、凡ソ一時間位デ、西京ニ着キマシタユヘ、其日ハ、北野ノ天満宮賀茂ノ社杯ヘ、参詣致シマシテ、其末、嵐山マデモ、見物、致シマシタ。

族起源的历史记录如下:“源为朝渡来冲绳,他的孩子成为了第一代岛主舜天。源为朝为冲绳带来了片假名,改善了岛上原住民的风俗习惯,此后冲绳人的生活逐渐开始繁荣富饶。”^[5]课本强调琉球族群神话叙事中的日本元素,将琉球人的始祖进行了虚构。

为了在历史观念上切断与中国的联系,1895年《琉球教育》刊登了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新田义尊的文章《冲绳是冲绳而不是琉球》,新田义尊认为冲绳人是日本人种,“冲绳”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名称,“琉球”是后被赋予的“唐名”(中国名),“琉球”这个称呼就像是两属制度下一个不贞洁的女子,而“冲绳”则更符合日本人生出的贞洁女子形象。^{[6] (P50)}新川义尊还认为中国隋唐两代都歧视琉球人,因为《隋书》中有关于琉球人食用人肉等野蛮风俗形象的记载,因此呼吁冲绳人是日本人种、日本民族、日本同胞,冲绳人和日本人拥有同样的祖先。^{[6] (P52)}文章以分化中国和琉球历史关系为主要观点,试图强化琉球人对日本的认同。

(三) 灌输“文明”观念

日本在殖民的统治中塑造了“文明”和“野蛮”的对立叙事,文明和进步代表大和,琉球代表落后和野蛮。身体是展示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的符号,这其中就包括纹身和服饰等,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禁止纹身的指令,琉球女性传统的纹身风俗在琉球族群中曾经是高贵的身份象征,然而日本却将其定义为是一种“野蛮的”和“未开化”的风俗,这就导致了琉球族群在对自己历史文化逐渐发展积淀的文明开始了根本性的怀疑和自我否定,原有的属于本民族的“文明表征”被定义成了野蛮的象征,越来越多的琉球妇女开始希望除去这种异于“大和文明”的族群文化表征,靠戴白手套来掩盖手上的刺青,以证明自身和日本人一样。此外,琉球人身着的传

统服装以及头发的梳理方式上也发生了改变,都向“文明化”和“大和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文化表征的称呼使用上甚至出现了极其刻意现象,《琉球教育》指出:“如果称女学生身穿‘和服’是不正确的说法”^[7],“和服”和“日语”要使用“标准服”和“标准话”来进行称呼,因为“和服”和“日语”会给冲绳县民带来一种区别的感觉,像是一种对外国文化而不是对本国文化的称呼。^{[8] (P43)}为了强调在日本国境内的同化政策,不能体现出琉球族群和大和族群的不同之处,1899年,时任冲绳县知事的奈良原繁就对率先穿“标准服”(和服)的女教师进行了表彰,称“该女子是女子的楷模,是保持帝国体面的先行者,”^[9]以倡导县民模仿,彻底贯彻同化政策。

此外,日本还开展了琉球教育工作者的培养计划,认同塑造工作在于育人。1881年,第一批师范学校的5名毕业生毕业,自此,日本大和教育培养出的“冲绳县教师”开始了将琉球人“日本化”的教育实践。1882年为了让琉球人学习“进步”的大和文明,冲绳县政府将第一届县费留学生派往日本,其中包括太田朝敷(1865—1938,冲绳思想家,媒体人),岸本贺昌(1868—1928,政治家),谢花升(1865—1938,社会运动者),高领朝教(1868—1939,政治家,实业家)和今归人朝番等。^[10]这些县费留学生在学成归琉后活跃在政治、文化和实业等各个领域,其中太田朝敷担任《琉球新报》的社长,太田朝敷就是“连打喷嚏也要模仿日本人”^①同化论的提倡者,可见日本同化教育的成功,导致琉球族群对自身传统的历史文明产生自我怀疑。

二、塑造“日本皇民”

日本对琉球的认同塑造正值日本殖民扩张时期,1886年3月,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视察冲

^①1900年7月1日,《琉球新报》主编太田朝敷在冲绳私立高等女子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称“冲绳当今的要务是从一到十模仿其他府县,如果极端一点的话,冲绳要连打喷嚏的样子也要模仿其他府县人。”(冲绳今日の急務は何であると言え一から十まで他府県に似せる事であります。極端にいへば、嚏する事まで他府県の通りにすると言ふ事です。)该“模仿日本人打喷嚏论”被视为琉球“大和化”成效的一个重要例证。

绳县后提出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冲绳统治论”，山县有朋认为冲绳是日本帝国的南门，应作为军事据点用以抵御东洋敌国的海上威胁，因此应培养冲绳人对于日本的忠心，使冲绳人甘愿承担本土的防卫任务。^{[8](P36)}

1887年2月，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访问冲绳县，提出“国体教育主义”，颁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等，建立健全日本帝国教育体系。在校令中规定，具体课程为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数和体操，其中体操为军事训练课程。各学校招聘陆军士官，辅导各学校的军事体操。1887年11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问冲绳县，写出了“谁知军国边防策，辛苦经营方寸中”（誰か知る軍国边防の策、辛苦經營方寸の中）的诗句，^[11]可见日本对于冲绳的角色定位，随着日本帝国面向东亚和南亚进行殖民扩张，在精神层面倡导忠君思想的“皇民化”教育逐步展开。

1887年12月7日，相对于其他府县的师范学校日本政府先一步日本向冲绳县学校颁发“御真影”，即天皇和皇后的肖像，对琉球人思想精神进行“皇民化”的改造，1890年10月30日，日本发布《教育敕语》^①，冲绳县政府把“国民教育”的目标定为教化琉球人为天皇的臣民，明治政府利用“御真影”（即天皇、天后的照片）和“教育敕语”（即天皇的话）达到彻底的皇民化教育。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吸引对皇室的崇拜，强化培养忠君爱国精神而设计的“御真影”，充分明示天皇为中心的国体。当时授予“御真影”的主要是国立学校，1887年以后也逐渐“下赐”给府县的普通师范学校和中学。冲绳的学校在举行各种典礼仪式时都必须宣读《教育敕语》，并设“奉置所”专门负责保管《教育敕语》的文本。在这一年，有10位当地青年首次自愿加入陆军教导团，愿意为日本帝国捐躯，日本同化教育的成果在日本强制吞并冲绳后的第11年就有了初步的成效。

1896年，冲绳县教育会倡导对教育提出三点

改进目标：一是唤起忠君爱国的思想；二是为了尊重秩序实行严格的礼法；三是在小学设立谈话会和口语课以推广标准语。^{[12](P115)}具体执行需要加强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加强琉球人的“日本人”意识教育，根据日本教员的说法，琉球人欠缺“日本人”意识，为了加强教育对琉球族群意识的影响，应设立标准日语的会话课以及对天皇效忠的“修身”课程，在历史教育中强调琉球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一部分，因为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琉球与本土交通断绝，所以忘记了自己是日本人，因此教育并不是植入新的国民意识，而是使之去掉中古以来的恶习，重新做回上古的日本人。^[13]在地理教育方面需强化“本县是南门锁匙”的思想。1896年1月6日，冲绳师范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的西乡喜八面对毕业生发出了这样的演讲：“冲绳这块土地，介于新纳入日本版图的台湾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冲绳人，要把自身奉献于建设国家屏障的事业中，充当帝国南门的锁匙。”^{[12](P116)}就是这样的一段话，预示了此后琉球人等级差别和悲惨历史的开端。1896年《琉球教育》刊登文章指出琉球人认同自身作为帝国南门锁匙的身份，文章称古来被视为异邦无用的冲绳是日本帝国南门，物产的缺乏导致冲绳无法成为帝国财富的来源，但国家层面的冲绳的价值远远超过物质层面冲绳的价值，应由冲绳人担当外海防卫的先锋，作为日本国民，为陛下奉献生命。^[14]

推动琉球人进一步认同日本的机遇则是日俄战争日本一方的获胜，日俄战争和没有正规琉球军人参战的中日甲午战争不同，是琉球人首次以日本军人的身份参与作战，为日本“皇国”进行的战争效力，日本宣称日俄战争导致了许多琉球人“光荣”的战死，这都是为天皇尽忠的展现。1898年，《琉球新报》刊载了中头郡具志川小学校对该校四年级学生做的一份调查，关于“谁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这一问题，在受访的39名学生中有33人回答是“天皇陛下”，^[15]可见琉球“皇民

① 教育敕语是日本明治天皇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内容贯穿克忠克孝、仁爱信义、皇权一系、维护国体、遵宪守法、恭俭律己的封建道德，灌输皇室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以维护天皇制国体。

化”的成效。

三、认同塑造的影响:被动同化到主动迎合

美国学者马娅·亚桑诺夫(Maya Yasanov)以英国在印度和埃及边疆的收藏家行动为例,指出,在英帝国殖民体系中,边缘族群面对中心族群存在一种自卑的心态。^[16]在同化过程中,强势的民族会把负面的群体认同强加到弱势的民族上,这种行为的结果会造成一种“自我否定”(self-rejection)和“自我厌憎”(self-hate),^[17]琉球族群在同化教育的影响下,开始否定琉球族群历史上发展的文化积淀,并逐渐认为属于琉球特有文化符号的表征都是“不文明”和“未开化”的,因此,在经日本殖民统治后的琉球精英看来,日本大和族群的文化表征则是先进的,甚至连打喷嚏的样子都是更文明的。

(一)学术人类馆事件

1903年的“学术人类馆”事件是琉球族群敏感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1903年大阪召开第五次产业博览会设立了“学术人类馆”的展区,展区中展示了日本大和民族所认为的落后族群,日本人将朝鲜人、阿依努人^①和琉球人等族群安置在展台上,身着民族传统服装,表演“未开化”的族群形象,并由手持教鞭的男子站在展台下为大家说明介绍。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1869年完成对虾夷地的吞并和对阿伊努民族的统治,1879年强制吞并琉球,1895年占领台湾,1910年吞并朝鲜,为了向西方展示日益增长的强大实力,“学术人类馆”就成了日本帝国对外宣传的完美材料。日本通过人类馆来建立典范文化,强化日本殖民体制下的核心和边缘地位,借此来

界定“谁是大和民族”“谁是有文化的人”及“谁是更文明的人”。

琉球人在族群认同方面从一开始的被动同化,到后来的为了追求和日本的同化而强调与其他民族的“异化”,发生了族群认同的转变。“学术人类馆”的展览遭到了冲绳县民的强烈抗议,如学者比嘉春潮在日记中写道:“上月29日,日韩合并。万感交集,无已言表。……人曰琉球是长子,台湾是次子,朝鲜是三子。呜呼,他县人轻辱琉球人,又岂非无故也。”^[18]1903年4月,《琉球新报》发表学术人类馆社论《停开人类馆》(人類館を中止せしめよ),主要内容是:冲绳自1879年“废藩置县”以来,接受一视同仁的“皇恩”,进行皇民化方式的教化,已发展到和其他府县并肩的地步,如今只有在人情风俗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这种情况做如此的处理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把冲绳人和台湾的生番,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相提并论的话,是把已经大和化和文明化的冲绳人看成是他们的同类,是一种屈辱,冲绳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一定要加以强烈的谴责。^[19]在这样的言论中就可以发现,琉球人在族群认同方面从一开始的被动同化,到后来的为了追求和日本的同化而强调与其他民族的“异化”,避免像后并入日本的台湾和朝鲜一样而被称为“二等国民”。学术人类馆事件在日本殖民时期造成琉球族群敏感情感的集中爆发,琉球人以此为契机推动族群进一步同化,试图走向“大和化”道路,以获得日本国族的中心地位身份。

(二)以“个性论”迎合同化

琉球的精英团体也提出了殖民体制下寻求自身发展的理论,伊波普猷(1876—1947)是在琉球出生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冲绳学”之父,其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宗教学多个领域。^②

①阿伊努人,是日本北方的一个原住民族群,或译爱努人、爱奴人、阿衣奴人(元代、明代:骨嵬、苦夷和库野),是居住在库页岛和北海道、千岛群岛及堪察加的原住民。

②伊波普猷编写出版的琉球研究作品有:《琉球人种论》,小沢博愛堂,1911年;《古琉球》,冲绳公論社,1911年;《冲绳女性史》,小沢書店,1919年;《古琉球的政治》,東京堂書店,1922年;《真宗冲绳开教前史》,明治聖徳記念學會,1926年;《琉球古今记》,刀江書院,1926年;《古琉球的政治》,郷土研究社,1927年;《冲绳该去向何处:琉球史故事》,世界社,1928年;《冲绳考》,創元社,1942年;《冲绳历史故事》,マカレ—東本願寺,1948年。

伊波普猷于1911年出版《古琉球》中试图论述琉球和日本的同文同种,并认为日本对琉球的“处分”是一种奴隶解放,在倡导“日琉同祖论”的同时坚持保持民族个性。

在伊波普猷死后,其友东恩纳宽惇^①在浦添城迹的纪念碑铭文上这样评价他:“他不是最了解冲绳的人,他不是最爱冲绳的人,他是一位学者,一位爱家乡的人,一位预言家。”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人,伊波普猷生涯早期的研究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希望日本能全面的接纳琉球;二是希望能寻求一个平等的地位,避免歧视。这些都是认同日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认同日本而希望日本能够从根本上接纳琉球人,由此,伊波普猷的“同文同种论”和“奴隶解放论”应运而生。

伊波普猷在文章《关于琉球人的祖先》中提到,“早在二百多年前,琉球的经世家羽地王子向象贤^②在其《仕置》中写道:此国人的祖先无疑是由日本渡来的。因此,迄今为止,天地、山川、五形、五伦、鸟兽、草木之名皆与日本共通。虽然现在语言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两国相隔甚久远未交流的原因。五谷和人都是同时从日本渡来的。他是从语言上提出琉球人的祖先来自日本的第一人。”

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古代日语和古代琉球语之间的关联,还引用英国语言学家巴兹尔·张伯伦^③的观点,把日语和琉球语的关系比作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

其观点认为许多单词在日本本土已经不再被使用,但至今仍在琉球群岛上使用,认为琉球语比现在日语更像古日语,来说明琉球语和日语是姐妹语。

由此可见,伊波普猷试图“建构”起日本和琉球的历史渊源关系,在琉球文化中寻找与日本文化的纽带,从而寻找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但为了保持一种学术上的客观公正,伊波普猷将琉球王国所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说成是一种“个性”,用“个性论”来掩盖自身的逻辑漏洞,同时也用“个性论”来区别阿伊努人和其他生番,来巩固和提升琉球在日本帝国殖民体系下的地位,文章《琉球史的趋势》认为琉球民族并非像阿伊努人或生番那样以一种缺乏自觉,发挥冲绳人与大和人一致的地方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有必要发挥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冲绳人要发挥个性精神。^[20]

关于《琉球处分是一种奴隶解放》的文章只收录于1916年、1922年版的《古琉球》中,并没有收录的1942年之后的《古琉球》再版中,是因为其思想在晚年有一次明显的转向,在1947年出版的《冲绳历史物语》中表达了“日本殖民论”等观点,由此可见,伊波普猷在经历过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在其晚年逐渐开始意识到琉球需要自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冲绳陷入了“苏铁地狱”^④的经济困境,当地居民在面对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以食用苏铁的树皮而寻求饱腹,琉球人不但没有得到日本的扶助反被卷入到了军国

①东恩纳宽惇(東恩納寛惇)是琉球问题研究学者,被誉为冲绳学研究的先驱者,其编写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琉球名人考》,郷土研究社,1925年;《黎明期的海外交通史》,帝国教育会出版部,1941年;《概说冲绳史》,新生産業,1950年;《琉球的历史》,至文堂,1957年;《冲绳今昔》,南方同胞援護会,1958年。

②向象贤:琉球王国政治家羽地朝秀(1617-1675),著有首部琉球正史《中山世鑑》(1650),书中采用平安末期武将源为朝南下琉球开国传说,提倡日琉同祖论。伊波普猷:《关于琉球人的祖先》,《伊波普猷全集》,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4年,第17页。原文:二百数十年前世に出た琉球の經世家羽地王子向象賢は、其の「仕置」の中に、窃惟者此国人生初は、日本より為渡儀疑無御座候。然者末世之今に天地、山川、五形、五倫、鳥獸、草木の名に至皆通達せり。難然言葉の余相違者、遠國之上久敷通融為絶故也。五穀も人同時日本より為渡物なれば、云々。と書いてゐるが、氏は言語の上から琉球人の祖先が日本から渡つたといふ説を唱へた最初の人である。

③巴兹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19世纪活跃在日本的英国籍日本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师,曾英译《古事记》。

④苏铁地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战争影响,冲绳经济低迷,物资匮乏,常闹饥荒,人们以苏铁果实为食,这样的惨状被当地学者称之为“苏铁地狱”。

主义动员的战争中,在《冲绳历史物语》一书的结语中,其表达了这样的情绪:“只有当帝国主义在地球上宣告终结之时,冲绳人才能够从‘苦世’获得解放,享受‘甘世’,并充分发挥其个性,为世界文化做贡献。”^[21]自琉球精英开始的对自身命运和自我认同的怀疑,伴随着美军的到来这种情绪逐渐的扩散到普通民众的层面。

四、结论

在日本殖民统治琉球前,琉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相对独立的族群认同意识。1879年日本强制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随即开始了殖民同化政策,对琉球人进行“大和化”塑造。以派遣教师、禁用琉球语及“风俗改良”等教育和文化举措试图将“琉球人”培育成“冲绳县民”。同时,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失败,琉球复国运动者深感清朝已难以依靠,逐渐发生了认同转变。在日本帝国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对琉球施行了“皇民化”塑造又起到了极大的成效,琉球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甘愿充当日本帝国南门的“锁匙”。在东京接受过教育的琉球精英也提出了“日琉同祖论”和“打喷嚏模仿日本人论”等观点,试图迎合日本的统治,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日本人”。

日本人一方面希望将琉球人同化成日本人,另一方面又对帝国的边缘族群抱有歧视的心态,将琉球人以“二等国民”的身份在学术人类馆中进行展示,将琉球族群的传统文化定义成为是“不文明”的行为,这让原本作为族群身份和地位象征的琉球刺青等文化符号逐渐消失。琉球人以保留原有琉球人的文化习俗为耻,以争做大和人为荣,这体现了殖民体制下弱势文明的对强势文明的迎合心态,体现了在面对强势的大和文明下,处于边缘的琉球族群的自我否定以及争取核心地位的特殊性。

琉球人一方面宣传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歧视而努力成为“合格的”“标准的”日本人,但这毕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琉球

人的大和认同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殖民者的转型、民族群自身的利益相结合而变化。当代琉球族群与大和族群的隔阂依然存在。琉球族群每次受到外部欺凌,民族认同都会重新重构和强化。当前处于边缘位置的冲绳县民,在被日本中央政府歧视对待后,为了保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而开始的社会运动,之后进化为形成琉球的身份集团(identity group)的运动,扩大与日本的差异,通过形成共同的“他者”来深化明确琉球人身份,对抗处于国族中心位置的大和族群,维护琉球族群的权益。

参考文献:

- [1]金两基.从亚洲看到日本[M].东京:河出书房.1994.
- [2]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98: 219.
-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04-405.
- [4]大里康永.冲绳的自由民权运动[M].东京:泰平出版社,1969: 49.
- [5]冲绳县小学课本复刻版卷六[M].东京:文化评论社,1982: 21-24.
- [6]新田义尊.冲绳是冲绳而不是琉球[M]//琉球教育复刻版:第一卷.东京:本邦书籍,1980.
- [7]首里小学校女学生的普通服[M]//那霸市教育委员会.那霸市史 资料篇.那霸:那霸市政府,1970: 38.
- [8]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境界:冲绳·阿依努·台湾·朝鲜:从殖民地支配到回归运动[M].东京:新曜社,1998.
- [9]那霸市教育委员会.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二卷中四[M].那霸:那霸市政府,1970: 79.
- [10]又吉盛清.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与冲绳[M].魏廷朝,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 104.
- [11]吉原公一郎.为了天皇制国家确立的教育[M]//桥川文三,藤总一郎.明治的群像:第四卷[M].东京:三一书房,1970: 187.
- [12]琉球教育第三号[M]//琉球教育 复刻版:第一卷.东京:本邦书籍,1980.
- [13]那霸市教育委员会.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二卷中三[M].那霸:那霸市政府,1970: 245.
- [14]荻田丰吉.冲绳教育的方针[M]//那霸市教育委员会.那霸市史 资料篇,第二卷中三[M].那霸:那霸市政

府, 1970: 101.

[15]安良城盛昭. 天皇 天皇制 百姓 冲绳-从社会构成史研究看社会史研究批判[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89.

[16]MAYA JASANOFF. Edge of empire: Conquest and collecting in the East 1750-1850[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17]哈罗德·伊萨克. 群氓之族: 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 邓伯宸,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8.

[18]比嘉春潮. 比嘉春潮全集 第五卷[M]. 那霸: 冲绳时报社, 1973: 192.

[19]上原兼善. 南岛的风土和历史[M]. 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78: 283.

[20]伊波普猷. 琉球史的趋势[M]//伊波普猷全集: 第7卷. 东京: 平凡社, 1974: 58.

[21]伊波普猷. 冲绳历史故事[M]//伊波普猷全集: 第2卷. 东京: 平凡社, 1974: 457.

【责任编辑 袁竑源】

The Edge of Empir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ts Influenc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of Ryukyu

SUN Jiashen & XIANG Jie

Abstract: In 1879, Japan forcibly annexed Ryukyu to set up Okinawa Prefecture, and then began to assimilate the Ryukyu ethnic groups on the edge of the empire into “Yamato-ization” and “Imperialization”, shaping the “Imperial Citizens” under the rul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assimilation, the strong ethnic group will impose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weak ethnic group.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o-called “single-ethnic state myth”, Japan implemented a strict cultural assimilation policy on Ryukyu, controlled education, and transformed social custo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awarenes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yukyu people, who were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were instilled with the idea that they were “second-class citizens” who defended the Japanese mainland, thus forming a relatively deformed assimilation model.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relatively deformed assimilation model was that the Ryukyu people were eager to be accepted by the Yamato people, b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they advocated “individuality theory”, thus forming a complex ethnic identity consciousness.

Keywords: Japan; Ryukyu; yamatoization; imperialization; identity shaping